

亭執人家

黃宗祀

賣藝人家



◀ 權 版 有 ▶

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初版

著作者：黃宗江

發行人：辛白宇

印刷者：森林印刷廠

基本定價：每冊五圓

• 者 行 刊 •

北 以 士 林 森

號五四六箱信政郵海上

家人私賣

著 江 宗 黃



新 華 書 局

記 念

亡友郭元同——藝名異方

山城水巷	三
孩子們	六
初戀	六
白髮藝人	六
廣和樓	七
散樂人	七
相思令	八
江南俞五	八
荒郊外	八
天鵝之歌	九
後記	九

道

友人皮黃老伶工某，一日收徒，微笑對我說：「這是爲祖師爺傳道。」着「道」字，好不動人，好不莊嚴偉大。

不管他是那一家的祖師爺：老郎神也好，唐明皇也好，希臘的戴奧尼薩斯，英國的莎士比亞，春柳社的諸先驅……都好，總之，是我們的前輩。

老子說「太乙」，載道派求實用，弗洛伊德講性……不論在何種文字裏看見「道」字，給我單純的第一感是條浩浩蕩蕩的大路，路是長的，展至地平線，路上走着人。

必有人說：戲子也來說「道」，姑算是「道」，終竟「小道」耳。太史公是一個很早同情戲子的人，他說：「天道恢恢，豈不大哉！談言微中，亦可以

解紛。」「大哉」與「微中」裏，可以體會出多少文章。把戲劇當做教育與宣傳的利器，僅這一點實用的「微中」，就「大哉」了，何況尙不止於此。所以有人說：「吾業神聖」。

「吾業神聖」，所以貼滿了「不改行」的標語。

朋友來信說：「一定要改行了，幹了好多年的戲，越幹越不是味。一事無成：有一種『不是天才』的悲哀。決定改行學護士。」怎麼能說白衣天使不如舞台人呢？若說一定強勝，却也未必，各人一行罷了。

如今幹戲也算件時髦事了，有這日子真不容易。浮士德（Faust）的那位倒楣弟子，半夜摸索到書齋，向老師請教道：

請原諒我，先生！

我聽見你剛在朗吟：

你在讀希臘的悲劇罷？

我也想學習它而養成一點本領；

因為它在當今

是很風行。

我常聽人家

把它褒稱，

說是戲子

盡能做牧師的先生。

浮士德回答的好：

是的，倘使牧師是個戲子，

這或許是常有的事情。

誰敢希望牧師們全改行做戲子呢？

無論如何，一個人對自己職業或事業的虔誠是值得敬許的。心中默念那老

者之言——

「這是爲祖師爺傳道。」

真是莊嚴偉大！

橋

朋友召飲：

我喜歡他，他可以算是我的一位老師，前輩有前輩的樣子，常常指引我。他剛買了一本西文雜誌，上面有一首詩叫 Bridge，他說：「很好的題目，我想寫一個戲，名字就叫『橋』。」

我說：「晚報上有一段消息，曹禺的下一個新戲，就題做『橋』。」
「那就算了。」

酒後——

我帶了些醉意說：「不滿意你那齣新戲。」
他搖搖頭。我接着說：

「爲什麼又那麼潦草，不經心，何苦這樣糟蹋自己呢？」

搖頭，他摸摸案上那本新書：「要是一個真的劇作家，這只是材料，現在剛可以動筆。」

「難道你不是真的劇作家嗎？你可以寫得更好，好的多的多。」

微笑：「你是第二個人，跟我說這樣的話。」（第一人遠在他鄉。）

我不顧這第二人的榮幸，依然攻擊，手頭正有本莎士比亞全集：

「你寫了多少本？差不多有莎士比亞之半了。」

翻開書是莎翁的墓誌銘：

嗟汝路人，行走何速？

請暫止步，一讀此碑。

此墓之內，長臥莎翁。

雪泥鴻爪，千古永傳。

卒於一六一六年四月二十三日，享壽五十有三歲。

想起那位朋友是劇壇一員勇敢的鬥士，我說：「我送你一句墓誌銘吧——『爲了劇運而犧牲了戲劇』。」

「我若死了，就這樣寫吧。」

他凝視着我，燭火照着他，照着他的亂髮，亂髮裏有多少才情，多少熱愛，多少了不起的思想，認識；讀過多少書，有多少戰鬥的經驗。

我侮蔑了英雄，傷了老師。我說：

「不，我要這樣寫——『爲了戲劇而犧牲了自己』。」

默然。

辭去。

我告訴他，我想用「橋」這個題目寫一篇短文。

我在夜霧裏走。「折騰」那一番酒語，是永久的責備，還是贊頌？——「朋友！那全在你了。」

人在夜霧裏走。這山城有幾分像伊麗莎白時代的倫敦。

這些劇作者，這些演員，這舞台，這觀眾，都像。

寫呀寫的，演呀演的，這氣象要影響千百年後的整個文藝潮流，然而自己却要腐爛、湮沒，經不起風霜，如同我們在抗戰時所用的土紙。很少人演，很少人讀「莎士比亞以前期」(PreShakespearean)的作品。在大學圖書館裏只找到兩、三本 Marlowe，紙黃黃的，是英國的土紙嗎？莎士比亞來了。一覺醒來，大地皆春。

人說我們的劇作家貧乏，學外國，太遷就觀眾……人說我們的劇作家「正在想」。

然而這都曾是一些喜悅的經驗——

少年時你讀「南歸」。

你姑媽在台上遇見了「一隻馬蜂」。

在「文學季刊」裏發現一篇東西叫「雷雨」……

是看見了橋？是只看見了橋的影子？是行走在橋上？

也許我們還不老。

也許我們還趕得上過河。

也許我們還趕得上看見「一覺醒來，大地皆春。」

英雄繫着十字架的靠，是橋樑上永存的雕塑。最悲慘的殉道者是水泥骨架裏的一塊小石頭，小石頭上也許還附着個螻蛄的屍身。然而誰能否認它的確是橋上的一塊石頭呢？

你看過 Schreiner 的「沙漠中的三個夢」嗎？——

他說：「你見過蝗蟲牠們怎樣渡河嗎？第一個走下水邊被水沖去了。於是第二個又來，於是第三個，到後來牠們的死骸堆積起來成了一條橋，其餘的便過去了。」

他說：「那些怎樣了？——牠們首先下去，被水沖了去，以後還是一無所聞——算什麼事呢？」

「算什麼事？——」

牠們造成一條足跡到水邊去。」

今之優

和妹妹同在上海演劇，妹妹出去看房子，回來向我說：

「有一間還不壞，女主人瞧樣子也挺好的，我告訴她我的職業在金星電影公司，她說：『我很了解，你們這是一種文化工作……』」

我說：「既然很了解，又何必說呢？還是有毛病。」

妹妹笑我多心，第二天兩人同去看房子，那女主人向我說：

「老實和你說，昨天我也不放心，你妹妹年紀輕……老實說，她又是吃

開口飯的……老實說——」

我說：「老實說，我也是吃開口飯的。」

……